



大者華之色

宋元明金銀器研究

揚之水 著

扬之水 著

奢華之色

——宋元明金银器研究

卷一 宋元金银器研究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第一卷，宋元金银首饰 /
扬之水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0. 4

ISBN 978-7-101-07334-8

I. 奢… II. 扬… III. ①金银饰品—研究—中国—宋代
②金银饰品—研究—中国—元代 IV. K876.4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7780 号

- 书 名** 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
第一卷 宋元金银首饰
- 著 者** 扬之水
- 责任编辑** 王 楠
- 装帧设计** 丰 雷
-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 : //www.zhbc.com.cn](http://www.zhbc.com.cn)
E-mail : 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 版 次**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规 格**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6.5 字数 150 千字
- 印 数** 1-4000 册
-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7334-8
- 定 价** 96.00 元

序

齐东方

一位现代经济学家曾说，经济处于衰退或繁荣的阶段，看女人穿的裙子长短就能判断出来。他通过对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女人裙子的比较，发现了与世界经济的兴衰合拍。的确，历代女性的穿着打扮都反映社会面貌，其中首饰是女性珍贵的奢侈品，满足了女性为美色添彩的需求和渴望，也反映着社会的审美时尚和经济兴衰。不过，以往对古代金银首饰的研究曾受到冷落，原因倒不复杂，考古发现报道简略，没有清晰的照片和准确的线图，人们又少有机会目睹分散在各个博物馆的实物，这些遗憾令研究者望而却步。

近年印刷出版迅速发展，高质量的图片越来越多，如果对以往的发现稍加关注，会吃惊地感到首饰的出土竟然如此之多，如此精美。扬之水学思敏锐，抓住契机，终于掌握了大量资料，然后一头扎进，乐此不疲，走进了这个几尽荒芜的研究领域。令人钦佩的是，这些资料的获得，不仅着眼书刊的公布，更有走访大量博物馆，对尚未发表的藏品重新进行了学术发掘，由于亲眼观察、亲手触摸实物，

体会自然不同。于是，她的篇篇小品妙文逐渐出现了，这是很多读者会注意到的。作为学友，我知道那不过是她的个案、个例的研究心得，总有一天会“零件具备，大器合成”，如今，令人刮目相看的专著果然脱颖而出。

首饰没有大件，但并非没有大的研究意义。作为特别种类的文物，其特点大约是：一，与人贴身相伴，衬托人的高贵。二，小巧玲珑，制作凝聚了高妙的技艺。三，力求华丽，装饰功能极强。这使首饰成为标志身分、展示技艺、炫耀美丽的象征，直接反映了人和社会的精神面貌，如果说方寸之间，气象万千，似乎并不为过。首饰与人零距离接触，从古至今备受追捧。到了宋元，正史笔记、诗文小说、戏曲杂记涉及的首饰更加多了起来，而且描绘得天花乱坠。但纸面上的鲜活，终究是浪漫的形容、隐喻的暗示，有时反而把原本的复杂又涂上一层迷雾。历史尘埃掩埋的实物因考古而发现，一目了然的首饰使人看到了本来的真实。当然真要说得清楚并非易事，考古资料丰富是条件，文献功底扎实是基础，勤奋热情不可缺少，坚持不懈更是难得，扬之水具备了这些，没有建树也难。

说到这本书最大的贡献，大约是对宋元时期首饰进行的全面梳理，这是前所未有的。钗、簪、梳背、耳环等等纷繁复杂，在她笔下逐渐清晰了，式样别致的理由也说出了道理。研究无止境，却有阶段性，书中建立的首饰类别、演变的框架，既有参考价值，也有探索价值，会启发后人的。

是像古人一样理解古代文化，还是用现代观念阐释古代文化？这是历史研究中遇到的问题，人们经常游移在两者之间。研究者都知道，古书很多是读不懂的，考古发现的器物看不懂的更多。文物研究首先就会遇到器物名称问

题，每当古代文物无法命名时，常常会冠以“饰件”相称，虽不失严谨，却云里雾里。中国很早就有“名物”的学问，《尔雅》解释了很多前代的器物，《释名》又“以物名释义”，此后甚至图解类的书一直延续编撰。近现代学术中，探讨古代的名物也是常有的，劳费尔《伊朗编》、薛爱华的《撒马尔罕的金桃》等等，都有通过器物的名称阐释而对重大问题做出贡献，但这种必要的基础学问做起来很难。扬之水正是从基础入手，将首饰进行了分类、取名，研究特色是实物与文献结合，还以绘画、雕刻、器物为辅证，考证时追源溯流，可以说细致入微。如“簪”与“步摇”，前者是名称，后者是形容。《释名·释首饰》中云：“步摇，上有垂珠，步则摇动也。”形容佩戴的首饰在走动时能够摇动，但后来成为约定俗成的名称，这一演化有人谈过，但扬之水说得最清楚。

唐代以前的各类器物相对简单，形制变化时代性强，考古类型学研究显示出强大的作用。宋代以后衣食住行更为讲究，器物纷杂，一般的类型学方法有时无能为力，甚至多此一举，因为器物的形制、纹样，有的在文献中有清楚的记载。这时很多器物与自身的直接功用渐行渐远，成为时尚的标志，结合文献解读显得更加重要。扬之水在首饰命名上的筚路蓝缕，后人也许能坐享其成，因为无论是对是错，都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如何对古代器物命名？目前采用的一是古人的叫法，一是现代人取名。前者来自器物铭文中的自称或文献。后者多依据样式或现实生活中相似的器物。古人有时很随意，即便宋代以后金石学中的图文之作，以及本草、图考、方物、类书等，对器物名称、分类很少有原则，更少科学性，给

后人徒增费解。现代考古学器物命名大致有物品名称、用途名称、样式名称、工艺名称、形容名称等等，可以取其一，也可以综合。如果以陆续递增含义的方式举例，通常所说的“壶”，是第一种含义，“酒壶”是第二种含义，“带把酒壶”为第三种含义，“带把螭花酒壶”是第四种含义，“带把阔叶螭花酒壶”是第五种含义，然后还要分出型、式细化分类。如此看来，器物定名的学问不小，不光显示着对器物的介绍和描述，有时还隐含着对器物的年代和文化特征的阐述，甚至对技术的进步、思想观念的定位。如何处理古人或金石学与现代考古学在器物命名上的关系，对于历史时期考古古物研究是个问题。在扬之水看来，有些物品被形容久了，或可代替名称来使用，而且古人正是那样做的。如蜂蝶花果及其组合纹样是宋元时期的重要题材，也出现在首饰之外，扬之水考证发现，文献中有蜂赶梅、蜂赶菊、蜂采花、蝶恋花、蝴蝶戏花等记载，是当时纹样的名称，有时也代指首饰。以荷叶莲花鸳鸯嬉水为主题的荷塘小景，当时人称为“满池娇”，于是也成为固定名称。还有如御仙花，是北宋的“官称”，实为荔枝，宋代流行的对蝶配件及对蝶纹样，别名为“孟家蝉”，等等。这些对物之名称和物之实体、用途的对应考证，成为书中的一大特色。

对首饰的分类定名，是研究的新起点，探索的意义并非仅仅寻找这一直接结果。认识的深入，还要与社会背景一同讨论。人类社会总是不断追求充分的人性生活方式，首饰融入了人的情感，在展示美丽的过程中，透露出生活的琐碎、世相的丰富。扬之水对首饰用途的阐释、时空关系的断定等方面，或多或少都涉及了对社会生活的探讨。书中对簪、钗、冠、梳等细微叙述的同时，还介绍了“头面”

对当时女性之重要，对于“三金”中金钏，金钗、金帔坠的分别描述，直接进入到对宋代嫁娶风俗的介绍。而对宋元时期才真正流行开来的耳环、戒指，既追溯了历史，又在讲述样式时具体指出了方牌式的耳环似乎是元代出现的，联珠镯元代最流行。这些结论，只有建立在对大量实物的梳理、文献考证的基础之上才能得出，加深了对首饰用途功能的认识，也沟通了首饰与人的关系。

在主观性极强的学术研究中，意义多是研究者赋予研究对象的，这与真正的历史之间有多少差距也许永远都说不清。不过首饰与社会风俗的关系显而易见，宋元首饰制造主张“务为新巧”，使之适应社会环境和心态，器物的形态纹样，有时被赋予了普遍意义，还有特指的某种内容。扬之水在著作中有附论一篇“掬水月在手：从诗歌到图画”，精彩地论证了这种特定内容发展为普遍题材的来龙去脉，从唐诗意境如何影响宋元，到依此为题材出现的图画，再至首饰上的装饰。通过某种艺术题材来审视人的行为和思想，就使器物、图像变成了解开历史、艺术、技术之谜的钥匙。这种探索很重要，因为那些无法类型化、量化描述的同类器物或图像，往往通过时尚风格来显现社会价值和审美意义，研究者只能用心灵体会去捕捉古人的意图。扬之水所做的不是空想，也不只是来自书本，用史料、实物一环扣一环去联结，而是试图以贴近当时真实生活的体验去穿透。

宋元首饰可以购买，数量多时通常要请金银匠到家中打造，或在店铺预订。尽管一些“时样”会反复制作，但各个工匠也会有自己熟悉的花样，拿手的作品，以至创新发挥。富贵又时髦的女性仅头面一副就达十几件、甚至二十几件，简直就像艺术展示，活泼轻灵又跌宕起伏。所

以首饰研究者少不了对美的欣赏和探索，扬之水书中的字里行间，始终渗透一种隐隐约约的文气，经常用诗词曲中的幽美意象，来解读风格妩媚的首饰艺术。

首饰的材质多样，弹韧的金银是最好的选择，能用适度的变化来满足挽发、拢发等功能需要，又容易精雕细刻、色彩斑斓。因此小小的金银首饰上可雕琢塑造出极为丰富的内容，除了麒麟凤凰、花果飞禽之类，还竟然设计出庭园小景、池塘莲花，甚至融入诗情画意、人物故事等复杂的主题。那些相互呼应的情景或对话场景，自然需要巧妙的构思和高超的技艺方能完成，令人惊叹艺匠的卓越创造和艺术品味。扬之水的书读后，令人感悟到首饰之美，不仅是形态和纹样的紧密结合，还有风俗观念的融会。美国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说：“考古学的研究如果没有美感的再创作相辅，将流于盲目与空洞；而美感的再创作若少了考古学研究的验证，亦将流于不合理与误导。两者‘相辅相成’，能够成就一个‘合理的体系’，那就是历史的纲领。”首饰创作是“生产”，使用是“消费”，观者是“鉴赏”，都通过移情作用，达到对艺术对社会的了解。扬之水的书就是试图把实物和历史文字中呈现的人情味变得更为生动，让精致优美演绎生命的故事。

扬之水研究的是首饰，展示的却是一个时代的风貌。文化是多种多样的，价值尺度各有不同，宋元对新题材的熟练驾驭，在中国文化史上似乎出现一个漂亮转身，换来海阔天空。自宋以后花卉图案等形成的主流，为日后发展指明了方向，其地位在后世未见动摇。诚如近代中国思想家严复所说：“若论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故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可断言也。”

目 录

序（齐东方） / 1

导言 / 1

第一章 宋元首饰的类型与样式 / 9

小引 / 9

第一节 钗与簪 / 11

第二节 凤钗与凤簪 / 64

第三节 几种式样别致的簪钗 / 81

第四节 步摇 / 96

第五节 梳背 / 105

第六节 耳环 / 118

第七节 金钏, 金钗, 金帔坠 / 158

第八节 巾环 / 174

第九节 佩件 / 180

第十节 妆具 / 194

第二章 纹样设计与制作工艺 / 211

第一节 纹样设计 / 211

第二节 制作工艺 / 218

附论 “掬水月在手”: 从诗歌到图画 / 227

索引 / 249

后记 / 253

导 言

金银首饰的研究，一向是金银器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也是工艺美术研究乃至文物研究的薄弱环节，而同考古发掘出土实物的情况形成巨大反差。这种状态的形成，大约与中国古代考古和中国现代考古的两个传统相关。古代考古重书画，金石，玉器，瓷器¹；现代考古重视史前及先秦。金银首饰主要出现在唐和唐以后的晚期墓葬，而这一部分资料以完善的形式整理和发表，相对于发现的数量来说，是很少的。这当然大大影响了人们对于它的关注和研究。

1 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八“赏鉴”条曰：“赏鉴家以古法书名画真迹为第一，石刻次之，三代之鼎彝尊器又次之，汉玉杯珎之类又次之，宋之玉器又次之，窑之柴、汝、官、哥、定及明之宣窑、成化窑又次之，永乐窑、嘉靖窑又次之。”

而金银首饰研究实在不应被冷落。它不仅是财富与艺术的合一，也因为它所具有的展示性而成为生活时尚不可忽略的一个风向标。当日工艺品的流行题材差不多都出现于金银首饰，虽方寸之地，却几乎是时代纹样之聚珍。与其他门类相比，金银器皿和金银首饰的制作工艺算不得复杂，因此这里便格外显示出设计的重要。在古典时代，这种不断发现构图原素的创意，总会为追逐时尚的人们带来特别的欣喜。

中国传统重玉，玉很早即被赋予很多优秀的品质，并且与金石书画一样，均入收藏。金银则不然，——如果玉的品格属之于“雅”，那么金银该算作“俗”。金银器首先是财富，艺术品的意义尚在其次，而通过销镕的办法又可使之反复改变形态以从时尚，因此人们并不存心使它传之久远²。今天所能见到的金银首饰，清代以前之物，多出自窖藏或墓葬，很少为传世品。

所谓“奢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风气，不同的语境之下，含义各有不同。它可以带有崇尚的色彩，也可以含有批判的语气。这里对它的使用，只是作为一种描述的性质，即对金银器之品格的描述，那么不妨说它是中性的。

《奢华之色》卷一为“宋元金银首饰”，卷二为“明代金银首饰”，卷三为“宋元明金银器皿”。而在说出“宋元明金银首饰”这一类别的时候，其实已经包括了首饰的大部，固然首饰中不乏玉石、铜锡，还有骨和木，但与金银相比，不仅数量少，且就引人注目的程度来说，究竟还要推金银为最。

先秦时代，首饰以珠玉、绿松石为主，相对而言，金银制品是不多见的。汉代以渐至于魏晋南北朝，各类金饰稍稍多起来，女子的簪、钗、步摇、华胜、耳珰，是其要。又有异域风格的步摇冠，后者的发现以三燕地区为多。此外如内蒙古达茂联合旗出土西晋时代的金五兵佩³，又河北磁县东魏蠕蠕公主墓、太原北齐东安王娄睿墓所出金饰等⁴，均制作精工，式样新颖，只是后者也同步摇冠、五兵佩一般，吹过西风一阵，便四散了。南北朝时期金银首饰的样式，仍是以装饰简单的折股钗为主，其中钗梁远宽于两汉者，是稍见新意的一种。圆环式造型的指环、手镯，则久已是

2 毛先舒《戴文进传》“先是，进锻工也，为人物花鸟，肖状精奇，直倍常工，进亦自得，以为人且宝贵传之。一日于市见镕金者，观之，即进所造”（《虞初新志》），便是一例。

3 五兵佩的名称考订见孙机《五兵佩》，页107~119，《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4 邯郸市文物研究所《邯郸古代雕塑精粹》，图一九，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北齐东安王娄睿墓》，彩版一五七，文物出版社二〇〇六年。

5 四川博物院《四川博物院文物精品集》，页135，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九年。

6 杨伯达《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金银器》第三卷，图二四七，河北美术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传统，四川郫县宋家林东汉砖室墓出土的陶塑中有双手均戴指环的女子形象⁵〔插图一〕。贵州平坝马场南朝墓葬出土一件可调式银镯是不多见的一例⁶〔插图二〕，此际以至于唐代，它被冠以“跳脱”之名，但似乎要到宋元时代此式方大为流行，其时俗称缠钏。



插图一



插图二

7 杜光庭《虬髯客传》曰红拂女“以发长委地，立梳于床前”，此固为下面的“一手握发，一手映身摇示公”做铺垫，却也是对红拂之“有殊色”、“乃十八九佳丽人”唯一的具体描绘。当然重美发早是先秦以来的传统，《诗·邶风·君子偕老》“鬢发如云，不屑髢也”。

8 如《南史·夷貊传上》曰林邑国男女“穿耳贯小环”，“自林邑、扶南以南诸国皆然也”。又《旧唐书·南蛮传》曰婆利国在林邑东南海中洲上，其人皆“穿耳附瑇”。

唐代重美发⁷，喜高髻，发髻式样最多。发髻上面的点缀，最为流行的是金钿。金银簪钗多半很长，并且与此前不同，这时候簪首、钗梁的装饰日趋繁丽，又或与金钿结合，做成嵌宝的钿头钗子。但总体而言，簪钗仍以打作平面纹样者居多，嵌宝并不成为风气。耳饰似乎在汉代之后中原地区就近乎绝迹，所谓“穿耳”，便多属于中土之南的异域妆束⁸。图像中有一个对比明显的实例，即唐昭陵长乐公主墓壁画中的一幅侍女图，画面里侍女四人，汉

装者三，耳均无饰，惟其中螺发者穿耳戴环⁹〔插图三〕，此或即常为唐代贵胄显宦所役使的昆仑奴¹⁰。唐代项饰以璎珞为主，金银者似乎不多。手饰依然是指环，戒面嵌宝者鲜见于中土，它出现于图像，也多属于释道人物，如大英博物馆藏敦煌绢本《炽盛光佛并五星神图》中的金星¹¹〔插图四〕。

女子戴冠，唐以前并不盛行，虽然头着莲花冠的北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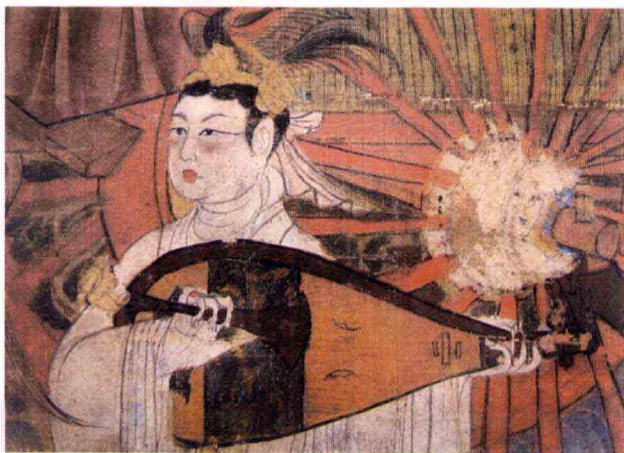
9 昭陵博物馆《昭陵唐墓壁画》，页37，文物出版社二〇〇六年。

10 唐张籍《昆仑儿》“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拳不裹头”。关于昆仑奴的考证，见孙机《唐俑中的昆仑和僧祇》，页251～255，《中国圣火——中国古代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11 韦陀 (Whitfield, Roderick)《西域美术·英国博物馆斯坦因收集品·II》(西域美术：大英博物馆スタイン・コレクション・II)，图二七，讲谈社一九八二年。



插图三



插图四

12 如《云谣集杂曲子·柳青娘》“碧罗冠子结初成，肉红衫子石榴裙”；和凝《宫词》“碧罗冠子簇香莲”。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传唐人《官乐图》（当为宋人摹本），绘宫廷生活一角，其中执筆者所着即碧罗冠。

13 北宋钱易所谓“玉真公主玉叶冠，时人莫计其价”（《南部新书·丙》），是也。

14 《杜阳杂编》卷中云敬宗宝历二年，浙东国贡舞女二人，一曰飞鸾，二曰轻风，其衣骝罗之衣，戴轻金之冠，“轻金冠以金丝结之为鸾鹤状，仍饰以五彩细珠，玲珑相续，可高一尺，秤之无二三分（一作钱）”。

15 徐夔《银结条冠子》：“日下征良匠，官中赠阿娇。瑞莲开二朵，琼缕织千条。蝉翼轻轻结，花纹细细挑。舞时红袖举，纤影透龙绡。”

16 秋山光和《西域美术·吉美博物馆伯希和收藏品·I》（《西域美术·ギメ美术馆ペリオ・コレクション・I》），图46-5，讲谈社一九九四年。

皇后曾经出现在龙门石窟雕刻的礼佛图中，不过究竟不成为风气。戴冠的唐五代女子大致有两类，其一女冠，其一女乐，所着多为碧罗莲冠¹²。睿宗之女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出家为道士，是著名的例子，玉真公主所着玉叶冠，竟也讲究得成为传闻¹³。不过此际金银冠仍不多见。苏鹗《杜阳杂编》提到“轻金之冠”¹⁴，徐夔有诗咏银结条冠子¹⁵，所述均为宫廷故事。后者依然是莲冠，而蝉翼轻轻，琼缕千条，自然精细且轻。只是迄今未见与此相合的实物。

五代至北宋初年，女子戴冠的风气似已渐渐流行于民间，敦煌画品中，女子着冠的形象不止一例。今藏法国吉美博物馆的彩色绢画《金刚界五佛》，画面下部绘着七身供养人像，戴冠的两位女子，其一榜题“施主亡过母李氏”，其一榜题“亡过女员泰”。李氏戴着的是一顶金冠，冠上装饰莲瓣纹，其间并点缀翠饰，后面三道梁，高高撑住金冠束起的云鬓〔插图五〕。此幅绢画原出敦煌藏经洞，一般认为是十世纪后半的作品¹⁶。

入宋，女子戴冠已颇为风行，角冠、团冠、舛肩冠，形形色色，品类繁多，而作为一种殊荣，此际又有命妇的



插图五

冠帔之赐，为后世所艳称的“凤冠霞帔”，便开始出现在这一时代¹⁷。女子金银首饰的式样以及插戴方式的变化，与戴冠的风气原是密切相关，特别是在明代。而一个更大的变化是女子的缠足，久而改变了步态姿容，——步履细碎，立姿微呈佝偻之态，如大都会博物馆藏宋人绘《吕洞宾过岳阳楼图》中的女子¹⁸〔插图六〕。如此，审美趣味自然随



插图六

之改变。多局限于室内的生活方式，也是促进首饰发达的原因之一。此前始终未曾兴盛的耳环、戒指、手镯、项饰、佩件，等等，于是一并发扬光大起来。宋元明金银首饰遂与社会风俗相依傍，不断推出新式，形成新的格局。这一阶段金银首饰的类型、样式、纹样设计与制作工艺，便是卷一、卷二主要讨论的内容。

17 北宋的时候，凤冠霞帔作为皇后常服已列入典服制度，欧阳修等编《大常因革礼》卷二十五曰皇后常服“龙凤珠翠冠，霞帔”。两宋墓葬多有霞帔及霞帔坠子出土，只是与它同出的并无冠类，无论“翠冠”还是“宝冠”，则凤冠作为一种成熟的固定样式，恐怕还在宋之后。然而凤冠霞帔礼制上的意义在民间却早是深入人心，金元戏曲中即已把它作为表现程式。金刊《刘知远诸宫调》：“一量金凤香车，几疋宝鞍（骄）马，取夫人交显荣华，戴金冠霞帔身边挂。”元杨显之《潇湘雨》杂剧第四折，云张翠鸾遇父得救，因欲惩治负心之夫与他那别娶之妇：“〔正旦云〕左右，与我快锁了者。〔搽旦云〕阿哟，我戴凤冠霞帔的夫人，是好锁的，待我来。（除凤冠科）解下了这金花八宝凤冠儿，（脱霞帔科）解下了这云霞五彩帔肩儿，都送与张家小姐妆台次，我甘心倒做了梅香听使。”

18 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宋画全集》，第六卷第四册，图四四，浙江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八年。